

中药绝非无用的“体”

★ 张炳玉 (江西省遂川县五斗江乡张炳玉诊所 遂川 343906)

关键词: 中药; 曾学诚

中图分类号: R 222.15 文献标识码: A

2004年11月30日《杂文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曾学诚先生写的题为《中药为体西药为用》的文章。该文借以保健品“蚁力神”含有处方药万艾可质疑“有关部门”一事把话题转向中医中药,且不顾事实,违背真理,象市井闲汉那样调侃嘲笑,和那位方舟子先生一唱一和,说什么“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还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翻版为“中药为体,西药为用”以抹煞中医中药的作用。

蚂蚁和万艾可能不能使用制成保健品,是配伍合理不合理和对服用者的健康有无危害的问题,出于对患者的健康负责,应该认真对待,因为西药有配伍禁忌,中药有相反相畏,尤其是中西药合用更要严格把关,保证绝对无害,这是法定准则。但也有个别不法药商厂家为了牟取暴利,竟把一些有毒副作用的中西药任意混合加工成丸散片剂公开销售,危害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前两年经媒体曝光的某药厂把西药四环素和中药黄柏制成所谓治疗心脏病的中成药,并且以高于成本数十倍的价格大量销售,使许多患者受害,这些丑恶行径不但祸及社会和人群,中医中药的声誉和价值也同时被损。如果这些现象和恶行也归咎于中医中药的话,岂不是有意“栽脏”?

中药有中药的“体”,西药有西药的“体”,各有特点,各自为用,有时为了增强疗效,“中西结合”地把某种中药和某种西药结合使用,只要科学合理,有利于患者健康,且无毒副作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是药品法规所允许的。曾先生他们竟断言中药只是徒具

虚名的“体”,真正起作用的是其中的西药。这种绝对论调如果拿不出结论正确的药检报告,便是不负责任、脱口而出的主观偏见。

曾先生肯定地说蚂蚁根本没有什么药理作用,仅因“蚂蚁能拖动数倍于自己体重的物体,那么蚂蚁补力气就顺理成章”,所以“‘蚁力神’的‘神’还需万艾可充当主力”。他又说“许多‘补肾壮阳’的中药不过是对‘伟哥’的重新包装”,“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制剂都添加了降血糖的西药”,“中药感冒冲剂也多加了解热镇痛药”。归纳为:“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添加的西药成份”。曾先生文中的这些“不过”、“都”、“多”、“其实”肯定经过了多年的全面调查取证,并进行了严格的化学检测分析和实验,拥有大量的可靠数据,不然,他敢这样镇定自若、“纲举目张”地公开发表他的“独立见解”?

就蚂蚁而言,据《中药大辞典》“黑蚂蚁为蚁科昆虫的全虫,其成分:胃中的挥发性物质有多种脂族烃(Aliphatic hydrocarbons),蚁属的毒囊中含毒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蚁酸(Formic acid),又含氮及十七种氨基酸”,另据《中药药理与临床应用》“蚂蚁——镇静、镇痛、抗寒、抗高温,具有免疫功能:保肝、抗衰老、抗氧化、抗炎、补肾壮阳”。另外,曾先生又说虎骨于人的健康未必有益。据《中药大辞典》“虎骨抗炎作用:虎骨胶对大鼠甲醛性关节炎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镇痛作用:用灯光光源聚焦照射大鼠尾部,初步观察有良好的镇痛作用。功用主治:追风

之功,为治疗虚风眩晕头痛,惊痫、抽搐、麻木之良药。厚朴、陈皮、芳香化湿,行气健脾。本方共为健脾化湿,益气养血,升清降浊之剂。

临证中,痰湿较重者,减熟地加橘红、半夏;神衰面萎,肢困膝软者,黄芪、熟地加大剂量,食少,腹胀呕恶者,加紫苏梗、炒三仙、炒莱菔子,减熟地;便秘大便不爽者,加肉苁蓉、泽泻、云苓;心悸怔忡者,加浮小麦、百合、合欢皮;失眠多梦、

早醒,入睡困难者,加菖蒲、百合;头晕、头沉者加葛根;夜尿多,小便不畅,加泽泻、益智仁。

综上所述,以上两证型,仅为脑血管硬化症中的常见证型,在临床发病中,并非独立出现,常常夹杂痰、湿、瘀、痹等兼证,在整个脑动脉硬化中,贯穿始终。为此,治疗中就此兼证,在原治则基础上,施以化痰、利痰、化湿、利湿、活血化瘀、通络畅脉,才是治疗老年脑动脉硬化症的完整治则。

(收稿日期:2005-08-29)

定痛、健骨、镇惊。治疗节风痛、四肢拘挛、腰脚不随、惊悸癎病、痔瘕脱肛”。而今看来,上述两药的药理功能分析都将被曾先生的“新学说”全部推翻。

笔者行医乡间三十余年,专以中药治疗各种内科常见疾病,运用中医理论,通过辨证施治,对六淫之邪所致之风寒、风热等六经疾病及温病时疫的壮热烦渴、高热惊厥昏迷,均能治愈,且得心应手。其它如肝炎、肺炎、痢疾等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显著。至于肾亏阳衰、气血虚弱等慢性疾病,也治愈过许多,根本没有添加任何西药。曾先生敢说我用的是那被称为“体”的中药都加了解热镇痛、杀菌消炎和“伟哥”等西药为“用”吗?

另外,七十年代期间,笔者曾接诊过一位面赤身热,六脉洪大而数,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因诊其脉象大而无力和根据其它一些体征,辨证认为是“热极生寒”所致的“脱”证,是属“真寒假热”之象,即用“反治法”以半夏、生姜及人参、附子、肉桂等回阳救逆,急温之而治愈。该患者至今还健在。这是中医理论实践的结晶,曾先生对此又该当何说!

曾先生以其超人的想象力想象中医的“医”是“医者意也”,由此推断中医治病是凭意念想象,虚幻而无根据,故又引用方舟子先生的话,说国人信赖中医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现代医学知识的缺乏”。真是“语惊四座”,骇人听闻。这些近乎幼稚的悖论,正好印证他们“医学知识的缺乏”。是对严肃的中医传统科学的戏谑。

中医中药是堂堂正正的传统济世医学,是我们国家的珍贵遗产和宝库,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为人类的健康生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她并不是“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的精神产物,不比“长城”、“中国龙”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她是实用科学,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传入西方的医疗技术和药品之前,它便是长期向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中医有其独特的诊疗法则,运用阴阳五行,八纲八法及脏腑气血等基本理论辨证施治,结合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治疗内外科各种疾病,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对中医中药日益深刻的认识并在弘扬其精华、挖掘其更巨大的作用。对一些疑难杂证,如乙肝、肾炎、癌症,甚至非典、艾滋病都能用中医中药治疗,许多研究报告及临床报道表明已取得了重大成就。

曾先生还把糖尿病视为中药的“禁区”,说什么中药“也能”治疗糖尿病是“神话”。其实,糖尿病尚未被现代医疗科学认识之前,古代中医书籍就有关

于消渴病的理论和诊疗方法。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到现在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很有效的治疗方案,它和现代医疗科学结合,将来攻克糖尿病并不是“神话”。当前把一些治消渴病的中药和某些含降糖成分的西药合用,以缓解症状,防止并发症,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只要不会造成危害,且有利于患者,又何尝不可。

曾先生对含有西药格列本脲治疗糖尿病的中成药“消渴丸”把格列本脲列在处方最后而颇为不满,原因是怕服用者不了解,“被列在最后的西药成分‘格列本脲’才是真正有效的降血糖成份”,中药只是“包装”。先生完全可以把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因为服用者只认“管用”。至于中成药名称叫“消渴丸”或叫“格列本脲丸”,商家有权自由选择,只要名实相符就不违法。

药名的先后次序排列有其随意性,且与药效无关,医生开处方也没有统一规定哪类药要列在前面,哪类药要名列在后。况且又不是那些重要会议的主席台,一定要按照级别就座。

曾先生谈到有人认为喝“鹿血”和“熊胆汁”能滋补身体也是中医专家的误导所致。这未免有失公允。目前社会上那些十分错误、荒唐的所谓“保健”的方法,俱是以讹传讹,甚为流行,语出何处,一时难以追根究底。为什么偏要查无实据,笼统归咎于中医药专家,硬说他们“心里透亮”还“夸大其词”呢。近日见报载某专家声称喝了某种名酒可以降血压,这确实有点荒诞玄乎,但持此论的却不是中医药专家,不信可以打听。

曾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还把已故的鲁迅先生“请”了出来,想用“大师也曾经否定过中医”这张牌为其张目,这实在是一种“技穷”的做法。鲁迅是文学家,他虽然学过一阵子医,但后来不想干了,便弃医从文。在文坛上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掷笔,但对中医问题的发话,只能算是“虚晃一枪”而已。人们并没有把它当回事。曾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似乎还十分委婉地说:“鲁迅先生当年对中医完全否定的态度确实不甚可取。”这种“欲说还休”的真正目的大家都是“心里透亮”的。

本来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理性地探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是正常的,但不能用声东击西的伎俩,抛弃良知,否定中医中药的作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用这两句诗来作结束语吧。

(收稿日期:2005-01-14)